

张宏杰 著

清华园的故事



174134

1247.5

1284

清华园的故事

张宏杰 著



花城出版社

清华园的故事

张宏杰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60,000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360—2859—8

I·2440 定价:1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故事发生在 90 年代的清华园。

工程物理系学生韩江爱上了美丽善良、才华横溢的同班同学刘梦青。正当两人爱情似火，刘梦青得了一种怪病；而此时，韩江的高中同学王若秋又大胆地追求韩江。刘梦青的纯情与病情，王若秋的多情与柔情，使韩江陷入了道德的与本性的冲突之中，从而演出了一幕爱情悲剧……

小说围绕韩江和刘梦青的爱情悲剧，巧妙地串入诸多清华旧事，展现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的风采，让你真正感受振奋人心的清华精神，体味一次清华园里的爱情绝唱。

你若会唱园内之“明日”，
你当想起我们紫白的校旗，
你便唱出风旗飘舞的节奏，

.....

飘啊！紫白参半的旗呦！
飘啊！化作云气飘摇着！
氤氲在这“水木清华”的景物上，

.....

云气氤氲的校旗呦！
你在百尺高楼上飘摇着，
近瞩京师，远望长城，
你临照着旧中华的脊骸，
你临照着新中华的心脏。
啊！展开那四千年文化的历史，
警醒万人，启示万人，
赐给他们灵感，赐给他们精神！

——闻一多《园内》



作者简介

张宏杰，1974年4月出生于广东饶平县，1993年到北京上大学，因专业不适，中途弃工从文，现在清华学习并写作。发表有中篇小说《白与黑》等。



第 一 章

暮色渐浓，宁静又回到清华园。

皎洁的月亮从高耸的白杨树顶悄然升起，荷塘泻下柔和似水的月光，一团薄雾飘浮在水面上。清风拂过，满塘荷花摇曳生姿，妩媚动人。小树林再传出一两阵欢快的鸟叫便悄无声息，草地的蟋蟀开始低鸣。河水潺潺而流，垂柳舞动，月光在微微泛起涟漪的河面投下它们美丽的舞影。在礼堂前面的大草坪上，某个班级正在搞联欢活动，不时响起阵阵笑声。

他们是新生，就在前不久，他们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踏入了清华园这块神圣的土地。他们围成一圈，每人点燃一支蜡烛，三十支蜡烛散发着瑰丽的光芒，从空中俯视像是一轮月亮，像今晚的月亮那么大那么圆。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的烛光映照出每一张青春的脸，他们脸上呈现出兴奋、愉悦和激动的神情。除了三十名学生以外，还有班主任¹跟辅导员。班主任²是一位中年男子，衣着朴素，言笑拘谨；辅导员却不一样，他看起来还像个大學生，他今年刚从清华毕业，保资读研，年轻着呢。他刚念完五年之久的大学，而同学们正开始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班主任和辅导员都已经作了自我介绍，班主任姓李，同学们称他为“李老师”；辅导员名叫唐建辉，大家也一样用老师称呼他为“唐老师”。

“李老师，给我们讲讲咱系的辉煌历史吧。”一位女生情绪高涨地说。她叫王露露，个子中等，戴着一副玳瑁边眼镜。正当大家沉寂之际，某位男生却用埋怨的口吻说：“咱系实在是不敢恭维，在清华各个系的招收分数线中可是比较低的。哼，要不是高考考砸了，我一定能进清华计算机系。”有人吃吃地笑。又有一位男生插嘴说：“能进清华来已经很不错了，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该轮到班主任说了，大家洗耳恭听。班主任说：“咱学校的工程物理系是当年根据党中央、周总理的指示，为开创和发展我国核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而建立的。工程物理系的建立，是出于国家的需要，这种需要不只是一个科技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建国以来，我们有了原子弹、氢弹，我们有了核潜艇、核电站，我们核技术的应用也已逐步普及，这里包含着工程物理系学子们用所学的技术长期无私的奉献。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对能源更多的需求，核能的利用日益重要，核技术的应用有着广阔的前景。我们回顾过去主要是为了争取更加灿烂的明天，展望二十一世纪，人类石化资源的耗尽，将是指日可待了，核能仍然是当代科技条件下最清洁和安全的能源，希望在座的诸位至少有一部分立志于为祖国的核能事业作出自己的奉献。”

话音未落，立即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座的诸位当中，有一位叫韩江的男生，他已经热血沸腾，他心里装着神圣的事业。他来自武汉，长得英俊，眉清目秀。他暂时被指定为班长，这使他更有一种强烈的好像不可推卸的责任感，他一入学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是一个真正的积极分子。他发言说：“咱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强多了，过去的工物人在那么艰苦的条

件下能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来，咱这一代工物人应该也能，并且要更加辉煌，这主要看咱这一代工物人是否有更加可贵的精神。”一谈到“精神”，大家三三两两地聊开了。

既然是联欢，大家就应该出节目表演，韩江跟团支部书记陈春丽商量一下后，便要大家准备节目，每位同学都必须上场，表演什么节目都行，而且还半开玩笑地声称：谁要是不表演，等一下谁就不准吃月饼。顿时引起一阵哄笑。想早点吃上月饼的同学已经跃跃欲试，干脆跪立着。大家交头接耳，商量着出什么节目。

唱歌的比较多，有人还唱英文歌，博得热烈的掌声。韩江看到室友何辉一个劲地啃瓜子，就过去叫他上去表演节目，他腼腆地说：“我不会——”韩江却硬把他拉起来：“你会，怕什么？”何辉的脸刷地红了，他手里拿着一袋瓜子。在大家掌声的鼓励下，他神色惶惶地走入由三十支蜡烛围成的圈子里，他在原地很不自在地转了两圈，还啃了一粒瓜子。大家看到他这个滑稽的样子，无不窃笑。他慌张地说：“我——我需要一个人跟我配合，大家能不能出来一个，最好——是个女的。”笑声又一次响起。大家面面相觑，最后男生的目光都投落在四位女生身上。

谁上呢？四位女生相推相让，还是陈春丽爽快，她站起来朝何辉走去：“我来——”大家又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春丽一本正经地问何辉表演什么节目，何辉吞吞吐吐地说：“咱俩比赛啃瓜子，看谁啃得快。”大家听了直笑。陈春丽也一样，她用一只手捂住嘴笑得不能自己。比赛啃瓜子？新鲜！大家都注意着他俩的一举一动。他俩相对而坐，旁边各放一张报纸，用来放瓜子壳的。每人分半袋瓜子，比赛开始了，大家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俩的嘴巴，他俩也觉得有趣，满脸堆笑。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陈春丽输了这场比赛，以致何辉洋洋得意地问另外三个女生：“你们谁还敢上来较量一番？”男生大笑，女生索性转过脸去笑。

王露露唱了一首歌，她的嗓音不错，让一些男生听得如痴如醉，嚷着要她再唱一首，她用歌声答应了。女生贺兰接着上去表演，她说给大家讲一个笑话。那也不错，掌声欢迎。大家静静地听她讲：一天晚上，老耗子到猫的家里去，看看有没有吃的东西。小耗子不小心碰倒了一个碗，哐的一声响，猫被惊醒了，恼怒地叫了声：“谁呀？”小耗子吓得屁滚尿流，浑身哆嗦。老耗子急中生智，赶紧装了两声狗叫：“汪——汪——”猫想，噢，原来是狗先生，于是接着睡。饱餐一顿后，在回来的路上，小耗子对老耗子佩服得五体投地，老耗子带着教诲的口吻对小耗子说：“这回，你该明白掌握好一门外语的重要性了吧。”

果然是个笑话，许多人笑得前俯后仰。贺兰高兴地下去后对刘梦青说：“咱四个女生只差你一个还没表演。”刘梦青吃吃地笑，她不经意地瞥了旁边的韩江一眼，韩江立马说：“刘梦青，咱俩来表演一个节目，怎么样？”好啊。刘梦青满口应诺。她是北京女孩，她梳着两条辫子垂在前胸，她脸上的各个部位都长得巧美，乌亮的眼睛大大的。她很快就步入光圈中，她身材苗条，楚楚动人，吸引了许多男生的目光。

韩江站在她的跟前，含着笑意问：“你的心理素质怎么样？”她先是一笑，然后自信地回答，还行吧。韩江又说空口无凭，要测一测，同学们也这样说。刘梦青抿嘴而笑，她不知道韩江要干嘛，但已经觉得很有趣，她颇感兴趣地问怎么

测，韩江笑意浓浓地说很简单，就这样——我伸出两只手，中间有一段距离，然后你闭上双眼，伸出两只手往我每只手的两边来回插，但不能碰到我的手，看一看你能做多少次。刘梦青笑着问，是不是次数越多心理素质就越好？韩江说这暂时不能告诉你，等你做完了才说。

刘梦青的脖颈里刚好围着一条丝绸围巾，韩江叫她把它解下，用来蒙她的眼睛。韩江一边给她蒙眼睛，一边说蒙上眼睛后可不简单了，你要保持好两手之间的距离。行，没问题。刘梦青显得神气十足，还有几分激动。韩江在她后脑勺打了个结，然后喊了声“开始”，刘梦青小心翼翼地做了起来，口里还念着：1，2，3……10，11，12……念到“5”时，韩江就收回了自己的双手，然后一步步地离开她，走出光圈，回到自己的位置去。

大家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测心理素质，也有一种逗人家玩的意味。男生都笑了，女生禁不住跟着笑。刘梦青继续做着，继续念着：35，36，37……52，53，54……一些男生夸她做得真好，坚持下去。已经超过“100”，可她还在做着，她忽然问，怎么还没碰着？韩江，你在哪里？你怎么不说话呀？她脸上的神情凝住了，她停下来，想摸一下韩江的手，却摸了个空，她赶紧扯掉丝绸围巾。

男生们冲她大笑，她顿时面红耳赤，哭笑不得。她的眼珠晃来晃去，她去找韩江。她走到韩江的跟前，气鼓鼓地把丝绸围巾扔向韩江的胸前，以泄怨气。韩江一把接住丝绸围巾，还说了声“谢谢”。刘梦青无可奈何地说：“哼，以后要跟你算帐。”大家又笑了。

这时，有人嚷了起来：“可以吃月饼了吧。天上的月亮这

么圆。让我心里老想着月饼。”陈春丽站起来对大家说：“请稍等一下，今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目，就是男生给女生送——玫瑰花！”男生们立即一片哗然大笑，除了班委和团委的几位同学外，其他人都不知道有这个“节目”。女生高兴得拍手叫好，正琢磨着哪位男生会给自己送红玫瑰。

韩江和陈春丽给男生每人分发一支红玫瑰，最后剩一支，那就是韩江的，他已经想好了要把它送给谁。男生手举一支红玫瑰，眼珠直往四位女生打转。这确实为难了许多男生，因为手里只有一支红玫瑰，而女生又有四位，他们心里都嘀咕着：要送给谁呢？女生被男生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一时乱了坐姿，有的侧着身子，有的低头窃笑。

陈春丽笑着说：“你们男生怎么啦？都是班里的同学，有什么好害羞的？以后咱们要一起生活五年呢。”男生大笑，有人嚷要班长起带头作用，韩江立即起来，他激动地说：“既然大家把第一个机会让给我，那我就领了。”他有点自告奋勇地冲到女生面前，然后把血红的玫瑰举到刘梦青的胸前。刘梦青望了他一眼，莞尔一笑，这时候她出奇的妩媚。有男生大嚷：“接呀，收下呀——”不嚷还好，一嚷她反而害羞起来，心里也开始发乱，她有些不由自主地伸出纤细的手来，含羞带笑地从他手中接过红玫瑰，还低声地说：“谢谢——”在她接过红玫瑰的瞬间，看在眼里的男生立即鼓掌。

紧接着，其他男生争先恐后地给女生送玫瑰花，那位叫李寒的男生送完后嚷：“还有红玫瑰没有？我要给四位女生都送。”陆军立即应声：“你可别花心。”大家又笑。李寒却说：“多送一支红玫瑰多一个机会，咱们机会本来就够少的了。”有位男生不满地嚷：“你多一个机会别人就少一个机会，你要送

到别的班去送。”笑声过后，陈春丽说：“你们男生可别高兴得太早，今晚的玫瑰花代表的是纯洁的友情。”李寒自我解嘲地说：“糟了，今晚我又自作多情了。”他刚才把玫瑰花送给了陈春丽。

大家开始吃月饼，场面热闹，笑声迭起。离他们不远处的大礼堂前面亮起两盏灯，月光下的大礼堂显现出柔和的美。这是一座罗马式与希腊式的混合建筑，圆顶铜门，门前有四根一模一样的汉白玉大石柱，粗可两人合抱，高达两丈。建筑外表虽未加任何雕琢，但巍峨雄姿弥显。大家四下张望，草坪两侧还有同方部、科学馆和清华学堂等老建筑，他们深深地被这种浑成的美感动了。黛青色的夜空悬着一轮圆月，他们抬头仰望，啧啧赞叹。

北京的秋天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美的，清华园秋色浓厚，树木郁郁葱葱，花草遍地皆是。金黄色的杏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旧图书馆红墙上的爬山虎青翠欲滴，河边大礼堂的圆顶颇有盖地冲天之势……一切都悄悄的，让人感觉不到时光在流逝，或许明显的季节变化能让人感觉到岁月匆匆。

女生住在七号楼，男生则住在河边的十三号楼，离得比较远。清华男生对女生一般都颇有微词，不是说人家不漂亮不温柔，就是说人家心高气傲。为了使整个班集体融洽，班长和团支部书记把加强“感情建设”放在班工作的首位。陈春丽来自哈尔滨，身上有东北女子的特点，做起事来风风火火，干脆利索。男生喜欢她直爽，甚至愿意称她为“陈姐”。自从中秋晚会以后，班里开始有男生背后叫刘梦青为“傻姐”，这个绰号是陆军闲聊时无意说的，但大家就这样笑刘梦

青俊，不然，中秋之夜她怎么会做出一百多个那玩意出来呢？

刘梦青还有一件事被男生传为笑谈，这事开学初就发生了，她竟然不知道怎么弄洗脚水。她先从水房里端半盆冷水回来，坐在床上，把两只脚伸到盆里去，然后才往盆里倒开水。她的两只脚被烫伤了，好在不严重。她吓哭了，这时候不哭的女孩子就不是女孩子了。她是独生女，家境富裕。男生一谈到她，就会说起“娇生惯养”四个字。

班里男生住在十三号楼二层的最东端，这幢五层楼是“凵”形建筑，突兀出来的两边都有一个小阳台。晚饭后或者睡觉前，他们经常在阳台上聊天，李寒喜欢在这里弹吉他唱歌。阳台下面是一条大道，前面是十四号楼。阳台旁边有插进墙里的铁架组成的消防梯，倘若晚归楼门锁了，学生就从消防梯爬上来。韩江住在245宿舍，屋里还有四位同学，来自不同地方。张贵明睡在韩江的下铺，他个子稍高，衣着很有个性，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合群，他的目光偶尔流露出淡淡的忧伤来。李寒跟何辉是上下铺，陆军睡在门后的那张下铺，空出的上铺用来放皮箱。每人的床边墙上都钉着一个木书架，放满了书。

他们开始感受到学习的压力，这种压力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快要期中考了，谁也不敢放松。晚上辅导员时常来查宿舍，谁要是呆在宿舍里，他就好言好语劝学生去教室上自习，说在宿舍上自习的效率不高。他除了当这个班的辅导员，本系同年级还有两个本科班，那两个本科班的辅导员也是他。他在系实验室工作，两年后才上研究生。

早晨六点，大家纷纷起床，一时闹哄哄的，他们穿衣服，

有的还赶紧去水房洗漱。最忙的要数陆军，他是体育委员，要管班里学生的出操。他到各个男生宿舍去叫人起床，谁还躺在暖和的被窝里，他就非把他拉起来不可。为了把出操的任务落实到各个宿舍，哪个宿舍有人无故不出操，那个宿舍所有的人就替其他几个男生宿舍打一星期的开水，这一招果然奏效。他们跑着去西大操场集合，每人还带着一张出操票，到时做完操把它交给学校专门管出勤的学生干部，以证明自己出了一次操。

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瑰丽的阳光照在操场边体育馆的楼顶上。大家在曲子的伴奏下做起了韵律操，校园开始了一天的热闹。这座古朴的体育馆有着悠久的历史，前馆外表是那种西方古典的形式，馆前有陶立克式花岗岩柱廊。后馆建得晚点，但与前馆巧妙相接，浑然一体。体育馆初建时，称“罗斯福纪念馆”，馆外柱廊内还曾嵌有“老罗斯福”（美国总统）的头像和纪念碑文。解放以后，才被作为国耻的残迹彻底除去。馆里有室内游泳池，解放初期，毛主席曾到这里来游泳。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体育馆曾起到掩护革命群众的作用。1936年2月29日（俗称“二·二九”）反动军警三千人进校捕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下，全校同学绝大多数躲藏在体育馆内。反动军警进校时，发现全校竟是一座“空城”。抗战期间，体育馆遭到浩劫，后馆被日军改成大厨房，前馆被当成马厩。

做完操后，韩江和几位同学去练单双杠。有的同学跑步，有的同学拿起书本到河边或荷塘边继续晨读。鸟儿的欢叫清脆悦耳，草坪微湿，叶尖挂着点点露珠，在晨曦的照射下晶莹透澈，恍若珍珠。校园各条主干道人影绰绰，自行车发出

的轱辘声汇响成一片，清华学子们正三五成群地骑车去教室上课。

第一节课在一教上《高等数学》，三个班一起上，韩江有些困倦，昏昏欲睡，许多人都这样，都说这是早起做操给整的。刘梦青就坐在他的身边，大家说不清他俩为何会经常坐在一起上课，不过有一点是明白的，那就是刘梦青总是多占一个位置。如果韩江晚来想坐，那就给他；如果韩江不走过来问她有没有位置，她就让位置放着书包。韩江实在是困得不行，他的脑袋不时耷拉下来，但他又不敢在课堂上睡，所以只好睁开眼睛把头抬起来，但这样坚持不了多久。刘梦青看到他这个样子，禁不住窃笑。她想起中秋晚会自己受了他的“捉弄”，于是也想搞个恶作剧，乘他打瞌睡的时候，她在他的笔记本上画了一条虫，并且注上“睡虫”两个字。

下课后，韩江并没有发觉，收拾东西便走，跟同学一样骑车去清华学堂上制图课。制图老师是一位胖墩墩的老头子，秃顶，戴着一顶灰色的毡帽，像一个老工人。他穿着绿色的长裤和淡蓝色的呢子上衣，身上有好几处粉笔灰。他讲课时非常严肃，课后却乐呵呵地跟学生交谈。画第一张草图时，他就对大家说：“九十九分的图纸是一张废纸！”许多学生听了直笑，暗地想这位老师的要求也太严格了，画图要得满分是多么不容易啊。他又说：“你们当中将来有不少是当工程师的，你们设计的图纸拿给工厂里的工人生产，如果图纸中有一丁点问题，生产出来的东西将全部是废品。你们想一想，按你们的图纸生产出来的东西堆在工厂的仓库里一件也不能用，将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这样也是一种犯罪，应该被推上经济法庭去审判——”大家的笑声打断了他的话，稍后他

接下去说：“要是你们将来当了总工程师，那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做事一点也不能马虎，要是一时疏忽而出了点差错，那可不只是技术失误的问题，而是祸国殃民的问题。”

韩江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这节课老师主要讲要怎么画零件图。课间，他从教室出来，在长廊慢慢地走着，好像在想着什么。要是在解放初期，从外面一走进大楼的门厅和长廊，就会看到各种名画奇雕，可谓琳琅满目，呈现一派文化艺术氛围。因为当时以梁思成为主任的清华建筑系迁入此楼，作为该系专用系馆。而如今在长廊的墙壁上，他看到的是一个个玻璃橱窗，里面有机械零件以及它们的剖面图等等。清华学堂是一幢样式别致的二层楼房，青砖红瓦，坡顶陡起，属德国古典风格。解放前，学校的总领导机构基本上都设在这里。1925年起，学校在这里增设“国学研究院”，著名“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及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文学家吴宓荟聚这里，培养了整整一代“国学”研究家。大门外正额端书“清华学堂”四字，上下款分别署“宣统辛亥”，“那桐”。那桐是清末要臣，光绪十一年举人，官至军机大臣，当时他兼管外务部的中堂尚书，是他批准选清华园为校址的。

直到晚上，韩江在图书馆的普通阅览室里自习时，才发现笔记本上的那条“睡虫”。他开始感到惊讶，但一想到很可能是早上刘梦青画的，心里忍俊不禁，碰巧的是，刘梦青就坐在他的对面，正在做高数作业。韩江手里拿着笔记本，亮出那条“睡虫”，然后把它举到刘梦青眼前晃了晃，但一声不吭。刘梦青抬起头来，瞧了“睡虫”一眼，乌溜溜的眼珠一晃，两道目光立即跟韩江的目光碰撞在一起。两人相视而笑，